

我是怎樣的 思想轉變過來的？

裴文中 張治中 吳 晗
馮友蘭 王芸生 葉淺予
費孝通 羅常培 蕭 乾
李子英
謝逢我 等著



十五年代出版發行

我的思想變過的樣子

龔 友 馮 陸 吳 中 治 張 中 文 龔
 瑞 常 鳳 通 孝 費 予 漢 葉 生 芸 王
 我 遙 謝 英 子 李 乾 蕭
 著 等

十五年代出版發行

我 樣 的 變 想 過 是 來 怎 的

1950. 7. 10

著 者 裴文中 張治中 吳晗

馮友蘭 王芸生 葉淺予

費孝通 羅常培 蕭乾

李子英 謝逢我

發行人 金 長 佑

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京崇內大街七十五號

印刷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廠

分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上海辦事處 上海南京西路一二九弄六號

聯 營 書 店

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基本定價 五·七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四月廿五月初版

一九五〇年五月廿七日再版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日三版

三〇〇一—五〇〇〇(滬)

編者的話

在中國歷史發展和革命運動的過程中，知識份子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革命的知識份子成為民主思想的代表者和發揚者，他們反對滿清政府及帝國主義的英勇事蹟，替中國歷史寫下光輝的一頁，例如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的洪秀全、馮雲山、李秀成等，戊戌政變中的譚嗣同、林旭、劉光第等，辛亥革命運動的孫中山等，五四運動中的李大釗、魯迅、吳虞等，都是革命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十年土地革命，八年抗日戰爭，以及三年解放戰爭，更有千百個先進的知識份子獻身革命，有的甚至遭到迫害，如李公樸、聞一多等。

另一方面，由於知識份子一般的本身都存在着一些缺點，所以需要認真改造，尤其是在中國，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勞動羣衆，都整年受着統治階級超經濟的剝削，最低水準的生活已感難於維持，當然談不上入學讀書，因而決定了知識份子的出身大多屬於小資產階級，及地主資產階級，這樣的成份便是知識份子一般都帶有動搖性的根源，又因為很多把讀書當作升官發財顯祖耀宗的敲門磚，于是造成了知識份子輕視體力勞動和生活上無組織的個人主義的習慣。

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獲得歷史性的勝利後，許多知識份子都要求重新學習，

決心拋掉腐舊的一套、建立爲人民服務的新人生觀，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爲知識份子的優點之一便是容易和真理接近。但仍有些人不積極參加思想領域內的解放戰爭，沒有真正把思想搞通，我們爲了幫助這些人的學習，特地搜集這幾篇具有典型價值的思想總結，其中包括中外知名的科學家、政治家、藝術家、大學教授、新聞記者、及學生等。我們認爲這些人從舊到新的蛻變過程，便是這一時代思想意識的忠實反映，因此，本書不僅是現階段人們學習的最好借鏡，而且將是最可珍貴的史料；特別值得重視的是經過學習的科學工作者們如何辯證地解釋了地質學、古生物學、及史前考古學等一系列問題，如何用新的觀點批判了舊哲學的歪曲真理，藝術家、政治家、新聞記者、及大學教授等又如何以「爲人民服務」的觀點檢討了過去「自以爲是」的生活態度和「超階級」觀點，希望讀者在研究本書時，能够重視它的學術性和思想性。

最後，我們特別聲明：本書作者目前都散居各地，因此，出版之前，沒有給作者重新修訂的機會；這是我們深感抱歉的，只好等再版時，來填補這個缺陷了。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目次

編者的話·····	(一)
我學習了什麼·····	(一)
怎樣改造·····	(一四)
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	(三三)
一年學習的總結·····	(四四)
幾點反省·····	(五〇)
自我批判·····	(五六)
我這一年·····	(七一)
我的思想是怎樣轉變過來的·····	(七八)
試論買辦文化·····	(八三)
一個知識份子改造的自述·····	(九三)
我的思想總結·····	(一一〇)
我參加了革命·····	(一二〇)

我學習了什麼？

裴文中

一 我怎樣學習？

從北京解放到現在，在短短的半年期中，我曾得到了很多的可寶貴的學習機會，使我底思想在轉變中，使我這樣一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人物在蛻化中。

我首先要感謝幾位年青的朋友，他們在北京圍城之前，曾交給了我許多文件，使我先有閱讀的機會。北京解放之後，他們又立刻自動地組織起學習會，我也參加，同他們共同學習。我們共同學習了一個月多，我自己所得很少。那時的我，正好像大夢初醒，睡眼矇矓，對於一切，似明白，不明白！

三月底我參加了世界擁護和平者大會中國代表團，經過了蘇聯，在捷克京城布拉格開完了會，回到北京，已經是五月底了。

最初參加這個代表團，我還是糊裡糊塗的，而且態度有些高傲；但是過了不久，我立刻就感覺出來，領導方面的諸位先生們，他們對於問題認識的清楚，對於政策把握的準確等等，不能不使我欽佩萬分，就是代表中的娃娃們（代表團同人都如此稱呼幾位年青的朋友），他們底修養、態度、作風以及服務的精神等等，也都值得我學習，而怕非短期間所能學習到的。現在回想起來，這個代表團實在給了我一個最深入的教育，這兩

個月的代表團生活是我半生以來，最寶貴的學習機會。出國之前，與回國之後，我在思想上改變了許多。經過了這個學習，我好像是睡醒了，豁然開朗了，明白了。明白了什麼？明白了我自己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行，應當加緊學習，趕快學習！

回到北京之後，六月初我參加了行政人員訓練班，學習了一個很短的時期，後來又參加了一種技術人員的學習會。到了現在，這三個月的正式學習，已經作了初步的結束，我們以後要長期學習業務了。

除了正式學習之外，我又參加了許多「會」。我是有會必到的，到了必要開完，我底意思是要在「會」中學習。在每一個會上，許多人底講話，我都用心筆記下來。這個使我在政治上漸漸有些認識。

此外，我更努力尋找去聽大課的機會，只要我知道，而能够入場，我是不肯放棄機會的。

從北京解放到現在，已經匆匆過了半年多，現當初步學習結束的時候，我自己應當檢討一下，究竟我學習了什麼？

乾脆來說，我學習的環境，並不很好，我底社會關係，相當複雜，進步的朋友固然有，落後的朋友也不少。例如：對於我底學習，朋友們底看法就很不同。某些朋友底看法有三種：（一）認為我學習自然科學，用不着學習馬列主義；（二）認為我是投機；如果我底學習是自動的話；認為對我是一個侮辱；如果我底學習是被動的話，（三）認

爲我學習馬列主義是「改了行」。

再如：有人對於我底開會，批評我是熱心的，忠實的「抬轎子者」。我以爲這許多說法，都是我學習進展中的或大或小的障礙。我要學習，不但自己要不要爲障礙所阻止，而且還要把這些大大小小的障礙從朋友面前去掉。

說起來，我學習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將我現在所學習的理論，用我已有的知識來解釋，也可以說是理論與實際聯系起來，或者說是學習與業務聯系。

我最初是學習地質學的，後來又專攻古生物學，是無脊椎動物部分的古生物學；趕到作事之後，却是在研究有脊椎動物部分的哺乳動物的古生物學；近若干年來，自己又鑽入了牛犄角尖，專門研究第四紀地質和史前考古學。經過了一改再改，所以這許多種專門的東西，都沒有搞通。然若總結起來，似乎是對於地質學、古生物學和史前考古學也有些片斷的知識。因此我在半年多的學習過程中，盡力地將我現在所學習的東西，與我已有的這三種學科的知識綜合在一起。換句話說，就是我如果對於辯證唯物論及歷史唯物論，有一句或半句的瞭解的時候，我都要用地質學、古生物學及史前考古學的實例來想一想：這種唯物論的理論，究竟在這三種學科上講得通講不通。我自己常爲一個問題，在思索幾天，也有時用一本古生物學的書作爲唯物辯證法的參考書，二者對照着看。更有時將一種理由逐條寫在一張紙上，然後再放在一起，互相對照，自己同自己討論研究，最後自己再下一個評判。

經過了這樣的一個學習時期，我從粗枝大葉地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上的理論，覺得地質學，古生物學及史前考古學完全應該運用這個理論。我想：凡一位不很固執的自然科學家，恐怕與我均有同感。

我在下邊將我學習中所得：擇要簡略寫出來，好作我再進一步學習的基礎，並希望先輩諸師友們給我指導及批評。

二 從理論到實際

（甲）地質學上的辯證唯物論

我只舉一個淺明簡單的例子，說明地質學上的辯證唯物論。這個例子就是「變」，怎麼變？和為什麼變？一個高山，一片大海，一條長河，在一個地質學家看來，都在那裡「變」。這種變，就是辯證唯物論上所說的變，即由量變而引起質變。一切地質現象，都是在這種自然規律下發展着。地質學就是解釋這種自然發展規律的科學。

例如一條長河，由幼年成年到老年，是慢慢地一步一步的量變，河流到了老年之後，可以變成湖泊，就是突然的質變。但是我們學地質的人必須把河流由幼年成年到老年的變和由河流變為湖泊的變，看作一個連續的現象，看作是一個變，前者的變的結果引起後者的變。這樣方不致成為機械的唯物論，而看為河流的變僅僅是一種位置的變。

再如：古生代海陸的互變，第四紀冰川前進後退的變，我們常常把海陸的互變的

變，或者冰川前進後退的變，看作一個孤立的變，而認為是簡單循環的變，於是推論地質現象是機械的「還元」。其實古生代每個時期的海，所佔的面積、深度、溫度，以及海中所含的生物均不同；第四紀冰川的每個冰川期也有着區域和性質的不同，均不是一種現象的簡單重複，而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是一步一步地向前進，是向着新的方向進展。

以上是地質現象的變，怎樣變？再說一說，爲什麼變？

地球從生成之日起，一直到現在，各部分有「矛盾」存在着，有矛盾才有「變」，有變才有發展。每一個發展的階段，有其揭露出來的主要矛盾，因而有其主要的變，也就是有主要的地質現象。地球中的某種矛盾，永遠存在着，但是在某一個發展的階段中可以特別揭露出來，而許多種矛盾並不一定同時並行地特別揭露出來，所以我們可以將全部的地球發展史，看作地球各部分的矛盾史。

從地球生成之後，到地球上有了生物之時，地球中主要的矛盾是冷縮的地殼與高熱的地球內部（地心）的矛盾，因而常常發生火山爆發的現象。這就是地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在地質學上是爲「無生代」（或「太古代」）。

古生代之後，一直到現在，地球的主要矛盾是地殼表面「高」與「低」的矛盾，因而高山受侵蝕作用而變低，陸地低處和海洋因堆積而變高。（註：此外尚有許多種局部的「變」，例如：氣候的變，河湖的變，冰川的變等）但是地殼與地心的矛盾和地殼各

部分的矛盾仍然存在著，因而火山現象也可偶而在一個角落中發生，因而地殼又有闖入或高出一部分的現象發生。又因為這樣，所以地球的「變」永遠沒有停止，一直在變，一直在發展，而發展到現在我們居住的地球的樣子。這個地球發展的最後階段，包括地質學上的「中生代」，「新生代」及「靈生代」。

（乙）古生物學與馬克斯主義

當我讀聯共（布）黨史第四章二節（即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之時，讀到：

「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靜止不動的狀態，停頓不動的狀態，而是看作不斷運動，不斷變化的狀態，不斷革新、不斷發展的狀態，其中始終都有某種東西在產生着和發展着，始終都有某種東西在敗壞着和衰頹着。」（一三五頁）

當時我在這段的旁邊，寫了：「古生物學基本原則」幾個字，後來我想，地質學和史前考古學的基本原則又何嘗不是如此哩？

我當時又針對有某種東西在產生着和有某種東西在衰頹着，寫了一個實例：如中國三門系地層中的三趾馬和單趾真馬。那個時期的三趾馬是敗壞着和衰頹着的東西，單趾真馬是產生着和發展着的東西。現在我還可以補充一句：三門系的單趾真馬是由蓬蒂紀一種三趾馬演變而來，過了三門系時期之後，即第四紀之時，又演變成另外一種馬。雖然我們所發見的這種三門系的真馬是「化石」，是死的東西，但是我們不能不看作它是

不斷的變化中一個階段的一個個體，正好像是電影片子中的一張像片一樣。它不是靜止不動的，不是停頓的東西。

後來又讀到：「只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使我立刻聯想到古生物學上的許多例子，人們最喜歡談和最顯著的例子，是古生代末期的爬行動物。當時它們很小很少，但是正在產生，於是到了此後的中生代，一部分爬行動物還得了，發展成各式各樣的，奇形怪狀的，龐大無比的動物，佔據了世界。

為什麼中生代的爬行動物特別發展起來？研究古生物的人也要有一個解釋，就是因為中生代的爬行動物，在「生活資料謀得方式」上，獲得了特別發展，例如：身體各部分（如腿、頸、頭、口、牙齒等）適合於獲得當時豐富的食料（如其他小動物，草、樹葉等）。

我常把爬行動物比作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家，由歷史的唯物主義者看來，它是在前一個時代的古生代（舊制度）中發生的；它發展到極端，而成了龐大的怪物，就好像資本主義發展成帝國主義一樣；但是走入了地質上的新生代，即生物發展的後一階段，它就完全絕滅了！

到後一個時代中絕滅的，並不是爬行動物的全體，只是那些奇形怪狀的，龐大的爬行動物。前邊已經說過，這一類動物是因為獲得了當時生活資料的適宜謀得方式，因而「加速」發展起來。

與加速發展相反的，是「遲緩」發展。一直到現在，世界上還有許多種小的爬行動物，因為它們生活物質條件沒有重大變化，雖然過了二三千萬年，它們的身體還是沒有什麼重大變化，仍舊保持着它們原始爬行動物的生活方式。

因為生物界有加速和遲緩發展，且加速的速度與遲緩的遲的程度又各有不同，所以從地球上最古最簡單的生物（如單細胞生物），發展到現在，而形成了各式各樣的生物，共同構成了現在的生物界。

米邱林底生物學，便是應用生物加速發展的原則，使生物向人類更有用的方面加速發展，為全人類謀生活上的改善。

（丙）考古學與馬列主義

我自己用馬列主義的世界觀，來具體地解釋史前考古的問題，可以說是由我解釋中國史前文化的傳佈及混合開始的。我曾將中國史前三種文化（細石器、彩陶和黑陶文化），全看作了時時在變化的東西，因為時間和地理的關係，這種變動的文化，就有了種種方面的不同。用我這種解釋方法，才能解決了許多從前不能解決的問題。中外考古界的諸前輩師友。在這方面的理論上，曾經給與我許多啓示或指引，我才能有這種看問題的方法。我應當特別感謝他們。

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時期，我曾說過：「我確信，中國不會永遠這樣下去，不久一定有一個大的轉變」。我也曾一再重複地講：「歷史是不會重演的。」我這許多看

法，也都是根據諸位考古界的前輩師友所給與我們的人類發展的原則，這也就是說，考古學家看人類文化的發展，與馬列主義者看人類社會發展，是有着同樣的發展規律的。

考古學家是要搜集一切地下材料，來作人類歷史研究的根據，因此，考古學家看人類底歷史，是人民大衆底歷史，而不是帝王公卿少數人的歷史。我在從前曾很氣憤地說：『中國沒有歷史』，意思是說，中國舊的歷史學家，始終沒有寫出一部中國人民底歷史來，而只是替歷代帝王公卿作了許多『年表』。

再如學考古的人看『發明』，都看得很重，例如：火、陶器、銅器、鐵器、蒸汽機、及電氣等的發明，都是人類文化上劃時代的事件；但對於發明人則並不十分重視，因為我們認爲發明是時代的產物，是人類經驗的累積的結果。例如：當時人類科學知識及一切條件具備之後，有一位不太笨的人，如瓦特者，即可發明蒸汽機。

以上是我在未學習之前，對於考古學的認識的少數例子。但是那時我至少有兩個問題是沒有方法解決的。第一是：爲什麼還有一部分考古學家與我們底看法不同？例如：英國芮德穆爾，他硬說天然破碎的石片是人工製作的石器。再如：還有人批評我，在考古學上的說法（例如對中國歷史的批評），是我底思想『太偏』。經過了相當時期的學習，我漸漸明白了，原來芮德穆爾是唯心論的考古學家。批評我思想太偏的人，不是個人的關係，而是與我站在不同的階級立場上看問題，所以兩方面的意見，不會一致的。

第二是：考古學研究死人的方法，是否與現代活人有關係？經過了學習之後，我有

些明白了：社會科學的理論及馬恩列斯所應用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毛澤東在中國領導的革命理論，雖然與考古學由不同的地方出發，但所得的結果相同，因為同是根據科學的、自然發展規律，而研究出來的方法。有人以為考古學沒有用，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丁）將我底學習總結成一個『博物館』

當我最初聽見『勞動創造了人』這句話的時候，心裏很覺得不舒服，總以為：『從猿到人』，是『進化』（我自己則叫作『演變』）的結果，與『勞動』何干？有朋友常同我討論這個問題，我又經過了一個時期的學習，我漸漸明白了，明白了我只看到演變的現象，沒有追求演變的本質。

為什麼『古猿』（我以為我們應當加一古字，以免與現代的猿相混）演變成『人』？在人類學家看來，是因為身體直立的原故。我們還可以再追問，為什麼身體直立起來？理由很簡單，就是當森林漸漸消滅之後，古猿不能不由樹上四足攀援的生活，改為在平地上行走的生活。又因為平地上的食物，不如森林中的食物大而多了，於是前邊兩肢的末端（手），不能不多多動作（假如不願意叫作勞動的話），好摘取平地上小而少的食物。因為前肢有了另一種重大責任，所以把支持全身的責任，完全由後肢擔任起來。在淺近的力學上講，四肢支持全身，身體要橫着，若用兩條腿支持全身，則身體必豎起來，也就是直立起來。古猿將身體直立起來，其結果則可將腦量增大，而有了智

力；項頸部分有空間可以發達發音的器官，而有了語言。這樣就使「猿」演變成人。我們若追本溯源，還不是兩隻手要動作（勞動）的結果麼？

從此而後，我確信了恩格斯這句話，因而對勞動的觀點變了。從前我只能作到不輕視勞動的程度，但並沒有把勞動看重了。我經過了這樣一個思想上的轉變，於是才知道，我們應當有正確的、堅定的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方不致在觀察事物上，搖擺不定。

我搞通了勞動創造人，接連又搞勞動創造了世界，我覺得這兩句簡單的話，却對於學習者底勞動觀點及階級觀點上有重大關係。我以爲人們若能澈底相信這兩句話（當然不是教條一樣的信法）之後，方能對於社會發展，中國革命等不致半信半疑。因此，我首先在想像着、籌劃着如何用圖畫及實物來說明，「從猿到人」的過程，也就是來具體說明勞動創造了人所經過的發展階段，有圖畫，有實物可以使人們容易而透澈地瞭解。這個就牽連到我平常很感興趣的博物館事業了。

我學習相當時期之後，我再回想我從前所見到的博物館，這可不得了！我國的博物館多半是帝國主義者所經營的，從我們底學習會討論了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之後，我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更清楚了些，帝國主義的博物館，我們應當改造。至於我們中國人自己所辦的博物館，除了「雜貨舖」式的博物館外，可以說，多是替封建社會宣傳的機關，是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享受或消遣的地方，一般人民大眾是不能從中有所